

走过青春

第一年的麦收

石光伟

我们插队的洛川县槐柏公社，地貌是属于七沟八梁结构的。春节过后，我们开始了春播工作。所谓的春播，就是有人带领我们几个知青肩扛着大镢，拿着各样的种子，到各个面积小的地块上，种植各种农作物。

忙忙碌碌的春季过去后，夏天就到了。我站在高处远远地观看梯形的麦田，风一吹动，麦浪起伏，非常好看。

我们刚刚到村里的时候，有的社员对我们说：“其实你们来下乡，对我们没有好处。因为生产队只增加人，却不加地。地里不多产粮食，你们要吃粮食，我们就得少吃。”这是真话。那时候，种地不能浇水，只能靠天吃饭。有个别的大队或生产队，种一年地生产的粮食，还不够社员的口粮。就是省吃俭用，粮食还是不够吃。

说着说着，麦收开始了。头几天先收割小块地的麦子，我们九个知青都参加了。我们先用镰刀割麦子，割完了再往回运。有的人背着一大捆麦子，有的人用扁担担两捆。由于路途比较远，又是山间小路，崎岖难走。我们干什么活都比不了社员们，都被拉下很远。几天下来，我们累得筋疲力尽。

社员们在田里干活累了，到家就可以休息了。可我们回来还要打水，推磨，拾柴，自己做饭。社员们家里平时省吃俭用，留下细粮到麦收时吃；而我们把每个月的粮食领回来，先吃细粮后吃粗粮。到了收麦子的时候，就只剩粗粮了。

有一天，一位老奶奶到我们这里，看见我们吃的是贴饼和凉拌野菜，她看着看着就哭了，转身就找村干部去了。到了村干部办公

室的门前，这位老奶奶嘴里喊着：“这是作孽啊！这是作孽啊！”村干部吓了一跳，心想这是谁惹着老奶奶了。

“你也生了娃，你也当了大，你看看知青吃的啥？他父母看见了，会怎样想咱？”这时，几个村干部才弄明白老奶奶是为知青吃不好而着急啊！

“知青吃的是国家供给的半年口粮，要到六月底，才能给他们发口粮。”革命委员会主任对老奶奶说。

“我不管你们怎样说，你们家的娃娃吃那饭你们心疼不心疼？”老奶奶哭着对答。

在老奶奶的争取下，几位领导决定先借给我们一斗麦子，让我们吃，以后再算账。

就这样，我们领了麦子后，连夜将其推成面。第二天，我们也吃上新麦子的馍馍了！

延安发洪水

闫百成

一九七七年七月五日晚十时，在延安水利施工队，北京知青李万春急匆匆地跑到车队司机钟振华的住地，敲着门喊道：“钟振华，睡了吗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钟振华开了门问道。

“我老婆要生娃了，帮忙送到医院。”

“你们在家门口等着，我去开车。”钟振华听了，急忙穿上衣服说。

不一会儿，钟振华开着一辆北京吉普车，来到了李万春夫妻的住宅门前。大家一起将产妇抬上车后，直奔医院。

那晚，雨一直下个不停。

汽车缓慢在路上行驶。一是由于雨天路滑，再者是因为护送的是产妇，车辆不能过于颠簸。足足走了二十多分钟，才到了医院。

雨越下越大。一切安排妥当之后，钟振华开车准备返回单位。车辆出了医院的大门，按原路折返。路过王家坪大桥时，路况一切正常；当车辆行驶到兰家坪大桥附近，钟振华随着灯光望去，隐约能够看见延河的水面上漂浮着柴草树木，像脱缰的野马，冲刷着两岸。此时，钟振华没有多想，稳住了方向盘，一跃而过。车辆刚刚驶过桥头，只听一声闷响，回头张望，刚才路过的桥梁不见了！钟振华下了车，返到大桥附近一看，钢筋混凝土大桥被冲毁。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瘫成一堆泥。

有惊无险，钟振华躲过了这一劫。

当洪水冲垮兰家坪大桥时，滔滔洪峰顺流而下，师范门前的百年柳树被连根拔起，王家坪混凝土大桥也被冲塌。延河两岸，一片汪洋，汹涌的洪水吞没了整个北关，所有的居民建筑，一扫而光，片瓦不留。

不幸中的万幸，洪水冲垮了桥梁，卷走了参天大树，但在一棵小树下低下了头。这棵小树不但没被洪水冲走，还救下了五女二男的生命。

这棵树生长在北关街一户人家的院内。连日的暴雨使得河水不断上涨，大部分人开始撤离，心存侥幸的人迟迟不肯离开。深夜，随着洪水越来越大，房屋逐渐倒塌，人们基本没有逃脱的可能。

洪水还在上涨，树旁的这几个人紧紧抱住小树，任凭洪水冲刷着每个人的身躯。这棵小树却像一枚定海神针，深深地扎入泥土中，任凭洪水怎样冲刷，依旧岿然不动。

天亮后，北京知青和住在裴庄水利施工队的队员们起床后，跟往常一样，做着各种家务。对昨夜发生的一切，全然不知。

我透过窗户，看到对面山脚下和川地中白茫茫一片。仔细一看，是四川河水淹了农田。

我急忙穿上衣服，来到单位院内。只见院子中集结了很多人，党委书记王玉民正召集大家开紧急动员大会。他在会上说：“连日来，倾盆大雨引起山洪暴发，桥梁冲走、农田被毁，人们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，通讯也被中断。现临时组建一个抢险队，车队抽调三辆卡车，司机是河南籍的高其广，机关、车间、车队共抽调抢险队员五十余名。”

会后，由单位领导王玉民、刘增胜带队，大家一路赶到兰家坪。

到了现场，眼前的一切令人震惊，钢筋混凝土大桥没了踪影，公路中断。瞭望北关，光秃秃的，一片废墟。延河、四川河水流汹涌，波涛滚滚。

在这紧急情况下，大队人马过不了河，怎么办？机关干部工程师王济来挺身而出：“给我两个人，我们从水里游过去。”由于大多数人不会游泳，面对着当前的情况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人群之中一度沉静。

“算我一个”。这时，抢险队中站出来一个人，大家顺着声音发出的方向望去。说这句话的人是复员兵李帮存。我紧随其后报了名，可心里不由犯嘀咕：“水性不怎么样，万一完成不了任务，岂不丢人？”可转念一想：“我在部队期间曾有过与洪水搏击的经历，现在，岸上还有几十个人在‘护驾’，不会发生问题。”

经过商议，我们选择从四川河下水。我们先把外衣鞋袜脱下包裹好，然后一手举着衣服，一手浮着水，顺着河流斜游过去。

到了岸上，我们的身上全是黄泥。石头、柴草，树根随时都有可能刺破脚底。“哎哟！”正想着，只听李帮存一声喊叫，他的脚被柴根刺破，鲜血直流。随后做了一下简单的处理，一拐一拐继续前行。

大路已不能通行，我们只好顺着水厂后面的一条小路行走。由道路泥泞，我们浑身溅满泥浆，一个个都成了活脱脱的泥人。终于到了大砭沟水利局，我们把相关情况向上级汇报完之后，李帮存原路返回，我和王济来的亲人都住在北关一带，我俩就去北关了解一下情况。到了北关，我们看到所有的建筑已经不复存在。我在原址等候着，可就是不见家人出现。我们就在附近寻找。后来才得知，我的岳母和岳母的老母亲已经被天灾夺走了生命。我悲痛万分。第二天开始，我又投入到单位组织的抢险救灾工作中。

怀念房东

孙向荣

今年北京的春天，风多，风大，从初春刮到现在。

每到刮风的日子，我就想起陕北的春天。当年在延安插队时，春天就是这样，总是刮风，刮得漫天黄土漫天沙。老乡称之为黄风天。时间过去50多年了，每逢春天刮风的日子，我便触景生情，想起黄土高坡上的崖里坪……

今天，风却吹来了不幸的消息，我们崖里坪的老乡——如兄似长的乔文成离我们而去了。得知此讯，我泪如泉涌。

乔文成曾是我们的房东，我们在他家的窑洞里住了一年多。从此，我们队的知青和他们一家人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情。

刚到崖里坪插队，我们被生产队安排住在原铁厂的一排东西向的平房里。平房不保暖，第一晚，火炕烧得滚烫。我最小，被照顾睡在炕头，半夜我就被烫醒了。我站在被烧焦了的褥子上，不知所措。后来的每天晚上，由于担心褥子被烧着，我们不敢继续加煤烧炕。所以整个晚上，土炕都是冰凉的。

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，队里就让我们搬到窑洞去住了。这个窑洞就是乔文成家住的窑洞，据说有200多年的历史了。窑洞虽旧，可是比平房暖和多了。窑洞很深，炕在门口靠窗的位置。为了安全，靠近炕的窑顶都用木板和木棍撑着。后窑掌因为没有支撑，经常从窑顶掉下大土疙瘩。不管怎样，我们总算住上了冬暖夏凉的窑洞。

从那以后，乔文成经常到我们住的窑洞中来看望我们。他每次来了之后，都嘘寒问暖，教会我们许多生活知识和经验，也给我们讲延安的人文地理、风土人情。我们也把我们在北京所见所闻都讲给他听。他喜欢和我们聊天，喜欢我们不怕苦的精神，喜欢我们做事不掺杂私心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他曾经与我们交往的点点滴滴，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乔文成个子很高，瘦削的脸颊，眼睛很大

很亮，眉毛很浓，胡须很重，说起话来慢条斯理，头头是道。走起路来晃晃悠悠。据说文革前，每年春节，队里都要敲锣打鼓到外村去扭秧歌，边走边跳，还要在男社员中选出长相好的，男扮女装当领头。乔文成便常常被队里选中，扭秧歌的时候，扮成女子领头扭秧歌。一次闲聊的时候，我们问他是否有这件事，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：“那时年轻，觉得好玩。”

虽然乔文成在队里不是队长，不是书记，但凭他宽厚待人的性情和办事稳重的特点，赢得了大家的尊重。队里无论研究什么事情，都会请他参加。

插队第一年，由于水土不服，我的两腿起满了红疙瘩，痒得钻心，双腿肿得明晃晃的，两手把腿都抓出了血。乔文成见状，让我把黄土疙瘩烧温了，用温热的土疙瘩熨这些红疙瘩，慢慢就能解痒。我试着熨了几次，真的不那么痒了。

乔文成是种西瓜的好手。队里每年都在延河边的川地种一片西瓜，这片瓜地就由他管理。秋天，结出的西瓜又甜又沙，很受大家的喜爱。收获后的西瓜吃不完，我们还经常拉着西瓜到集市上去卖。

记得我是跟他身边学会员会育苗的，他教我挑好要留下的谷苗，然后用锄头尖左一锄右一锄把多余的谷苗锄掉。没多久，我就学会了育苗。社员们都夸我学得快，其实是他教得好。

劳动间隙，我最喜欢听他和别人聊天。别看乔文成文化程度不高，可讲起历史来头头是道。现在，我眼前闪现的，还是他在地头和我们闲聊的样子。

平日里，只要他家里有了好吃食，他总会让他家小女儿随玲叫我去吃。我是在他家吃饭时学会擀面条的，是乔文成的婆姨在她家锅台的大石板上教我擀面一点点擀薄，一次次折叠，最后切成又细又长的面条。直到

现在，我家吃面，我都尽量自己动手擀面，做出的面劲道好吃。

我回北京后，乔文成依然惦记着我，千里迢迢给我寄来延安土特产。收到他寄来的包裹，我特别感动。

十几年前，他罹患癌症，担心不久于人世。就和孩子说，自己临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北京看看这些如同亲人的知青。他的孩子们也非常孝顺，儿子小宝和女儿立刻买了飞机票，带着他来北京和我们见面。得知他得了不治之症，知青们都特别难过。我们几个知青带着他去颐和园游玩。休息时，他小声问我：“小荣，你的病咋样了？”我告诉他：“已经彻底好了。”他会心地笑了。我的心里一阵难过，他自己一身重病，还惦记着我。那份关爱什么时候想起，都是那么暖人。

老天眷顾，乔文成在孩子们的多方寻医和悉心照料下，病情稳定，给了我们再一次见面的机会。我和姐姐于2015年回延安看望他。来到他家，看到他的床头放着一本又大又厚的相册，里边都是我们插队时以及后来见面时和他的合影。他的儿子告诉我们：“父亲没事就要翻开相册看看，以解思念之情。”

2015年5月，我带着家人回到崖里坪看望乡亲们。乔文成的两个儿子开车带着我们去凤凰山和梁家河参观。这两个孩子继承了乔文成办事周到细致的秉性，待我们如亲人一般，连随行的家人都深有体会。回京后，我的妹妹心里惦记他们，给他们寄去一床宽大的羊毛被。

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。在我人生的每个阶段，都有好人陪在身边。在那清贫的日子里，有乔文成的关照，我们没有因为离家千里而伤心孤独。这种关照，一直伴随着我们。如今，他走了，带着我们半个多世纪的友情悄然而去……而彼此之间的这份情谊却永远植根于我的心中！



作者系北京知青王俊林